

汉语方言学基础教程

李小凡 项梦冰 编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语方言学基础教程 / 李小凡, 项梦冰编著.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9
(博雅语言学教材系列)

ISBN 978-7-301-15851-7

I. 汉… II. ①李… ②项… III. 汉语方言—教材 IV. H1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67713 号

书 名: 汉语方言学基础教程

著作责任者: 李小凡 项梦冰 编著

责任编辑: 白雪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5851-7/H·2321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4144 出版部 62754962

电子邮箱: zpup@pup.pku.edu.cn

印 刷 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787 毫米×1092 毫米 16 开本 16.25 印张 320 千字

2009 年 9 月第 1 版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8.00 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邮箱: fd@pup.pku.edu.cn

前 言

这本《汉语方言学基础教程》是根据北京大学主干基础课“汉语方言学”近年来的教学实际编写的，是一本定位于汉语言文字学本科高年级专业基础课程的教学用书。

北京大学中文系从 1955 年开始为汉语专业本科生开设“汉语方言学”课程，由袁家骅教授主讲。他主编了第一部教材《汉语方言概要》（1960）以及配套教学用书《汉语方音字汇》（1962）和《汉语方言词汇》（1964）。“文革”结束以后，这套教材由王福堂教授精心修订，陆续于 1983、1989、1995 年出了第二版，又于 2001、2003、2005 再次修订重排。王福堂教授主讲“汉语方言学”课程时，根据当时的教学实际，编写并不断更新讲义作为教本，同时将这套教材作为主要教学参考书。我们主讲“汉语方言学”课程后，也采用了同样的方式，继续在讲课过程中不断更新讲义。1992 年以来，王福堂先生带领汉语方言学教学组致力于课程建设，将“汉语方言学”建设成包含八门课的课程，形成了基础课和专题课、本科生课和研究生课、讲授课和讨论课、理论课和实习课配套的课程体系。我们为此投入了大量时间精力，加之教学、科研和其他公务压身，一直无暇编写新的汉语方言学基础课教材。2004 年，北京大学狠抓教材建设，要求所有主干基础课都要编写或更新教材，使之适应当前的教学需要。这本教程就是应这项任务的要求，在历年讲义的基础上编写的，编写大纲如下：

本教材系统介绍汉语方言学的基本理论、汉语方言调查的基本方法和汉语方言的基本面貌，重点阐述基本概念和基础理论，注重对方言现象的具体分析，强调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在融汇现代汉语、语言学概论、汉语音韵学等先修课程相关知识的基础上，着重培养、训练和提高学生以下几方面的基本功：（1）利用国际音标准确记录语音的能力，（2）在记音的基础上运用音位学原理归纳整理音系的语音分析能力，（3）在系统记录字音的基础上运用音韵学知识探求共时和历时语音对应规律的能力，（4）在语音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处理方言词汇和语法现象的能力。本书对汉语方言学专业知识的广度和深度的定位，立足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汉语专业本科主干基础课的教学实际，不刻意追求理论的深奥和内容的包罗万象。教材分四章：第一章“绪论”，下分三节：1. 方言的基本概念，2. 方言差异的成因，3. 汉语方言研究和汉语方言学；第二章“汉语方言的分布”，下分三节：1. 汉语方言分区的方法和原则，2. 汉语方言的共时分布，3. 汉语方言的历史鸟瞰；第三章“汉语方言的调查”，下分四节：1. 方言语音调查，2. 方言词汇

调查, 3. 方言语法调查, 4. 方言调查的实施; 第四章“汉语方言概况”, 下分七节: 1. 官话方言, 2. 湘方言, 3. 赣方言, 4. 吴方言, 5. 粤方言, 6. 客家方言, 7. 闽方言。

近年来, 兄弟院校已出版了好几本汉语方言学教材, 先有暨南大学詹伯慧教授主编的《汉语方言和方言调查》(1991/2001), 继有厦门大学李如龙教授的《汉语方言学》(2001/2006)和复旦大学游汝杰教授的《汉语方言学教程》(2004)。这不仅丰富了汉语方言学课程的参考书库, 也为我们编写这本教材提供了诸多方便。然而, 这些高水平的教材也在无形中增加了本教程的编写难度, 令我们对本教程的编写是否必要、如何定位、如何创新等问题颇犯踌躇。经过反复考虑, 最后决定编写这样一本适合汉语专业本科层次实际教学需要的教本。作为“基础教程”, 本书不以囊括汉语方言学的全部内容和解决汉语方言学的前沿问题为己任, 而力求在对基本概念和基础理论的阐述、对方言调查和分析方法的解析、对汉语方言概貌的介绍方面尽可能清晰、透彻而不落窠臼, 同时适当反映新的学术观点。在行文上则尽量简明、浓缩而不事铺展。

掌握方言音系和阅读国际音标注音语料是方言学的基本要求, 因此, 本书第四章介绍汉语七大方言概况时分别采用《汉语方音字汇》各大方言代表点的“方言音系简介”。同时, 为便于教学时播放各大方言的语料, 还采用了《现代汉语方言音库》相应方言点“北风跟太阳”的长篇语料。但需注意, 二者的音系处理并不完全相同。本书每一章的每一小节后附有思考与练习题, 以便复习和掌握该小节的主要内容, 并引导学生进一步深入思考。同时列出参考文献, 以便学生查阅引文和相关文献资料, 书末另列主要参考书目。所列书目文献数量适中, 以求学生切实能够查阅浏览而不致望而生畏。本书撰写过程中参考过的文献远多于此, 恕不一一开列, 谨此一并致谢。本书末另附教学大纲、名词索引和自测试题, 希望能为学生预习、复习和备考提供一些方便。

本书第一至第三章由李小凡撰写初稿, 第四章由项梦冰撰写初稿, 经试用和互相修改后, 由李小凡统一定稿。陈宝贤博士试用本教程后提出了有益的意见, 并帮助编制了名词索引。

尽管本书交稿超过了预定时间, 但仍是匆忙中赶着完成的, 加之学识有限, 错漏和遗憾在所难免。本书大量使用国际音标和方言地图, 因而增加了编辑排版工作的难度, 好在责任编辑白雪是北大中文系汉语专业科班出身, 因而使本书避免了不少排印错误, 但仍难免疏漏。这些都只好留待日后再加修订了。

作者

2007年6月

目 录

第一章 绪 论	1
第一节 方言的基本概念	1
一、语言和方言	1
二、地域方言和社会方言	2
三、方言和共同语	5
第二节 方言差异的成因	10
一、产生语言差异的根本原因	10
二、语言系统的内部演变和外部接触	10
三、语言演变的社会条件	12
第三节 汉语方言研究和汉语方言学	14
一、古代的汉语方言研究	14
二、近代西方传教士和汉学家的汉语方言研究	17
三、现代汉语方言学的建立和发展	18
四、新时期的汉语方言学	20
五、汉语方言学的意义和方法	21
第二章 汉语方言的分布	24
第一节 汉语方言分区的方法和原则	24
一、事物的分类和方言分区	24
二、汉语方言分区的历史	25
三、汉语方言的分类和方言区的划界	30
第二节 汉语方言的共时分布	35
一、现代汉语方言的地理分布	35
二、方言岛和海外汉语方言	39
三、归属尚待确定的汉语方言	40

第三节 汉语方言的历史鸟瞰	42
一、史前汉语的多源融合	42
二、上古汉语的共同语和方言	43
三、中古汉语方言格局的形成	46
四、近代汉语方言的发展演变	52
第三章 汉语方言的调查	54
第一节 方言语音调查	54
一、国际音标和音素的记录	54
二、声调的记录	62
三、音节和音节结构	64
四、音系归纳和字音的记录	67
五、汉语方言的字音差异和语音对应规律	73
六、语流音变	81
第二节 方言词汇调查	86
一、方言词汇和方言词	86
二、汉语方言的词汇差异和特点	87
三、方言词汇调查要点	92
四、方言词的本字考证	94
第三节 方言语法调查	95
一、汉语方言的语法特点	95
二、方言语法特点的发掘	102
三、方言语法特点的调查和记录	103
第四节 方言调查的实施	106
一、方言调查的目的和任务	106
二、方言调查的类型	106
三、方言调查的方式	106
四、方言调查的工作要点	107
第四章 汉语方言概况	109
第一节 官话方言	112
一、分布地域	112
二、语音特点	114

三、词汇语法特点	136
四、次方言划分	137
五、关于徽语和晋语	140
六、代表音系和成篇语料	147
第二节 湘方言	151
一、分布地域	152
二、语音特点	152
三、词汇语法特点	160
四、次方言划分	161
五、代表音系和成篇语料	162
第三节 赣方言	167
一、分布地域	167
二、语音特点	167
三、词汇语法特点	175
四、次方言划分	176
五、代表音系和成篇语料	177
第四节 吴方言	181
一、分布地域	181
二、语音特点	182
三、词汇语法特点	186
四、次方言划分	187
五、代表音系和成篇语料	189
第五节 粤方言	193
一、分布地域	193
二、语音特点	194
三、词汇语法特点	198
四、次方言划分	199
五、代表音系和成篇语料	205
第六节 客家方言	210
一、分布地域	210
二、语音特点	212
三、词汇语法特点	216
四、次方言划分	217

五、代表音系和成篇语料	219
第七节 闽方言	222
一、分布地域	222
二、语音特点	223
三、词汇语法特点	229
四、次方言划分	230
五、代表音系和成篇语料	231
主要参考书目	237
附录一 教学大纲	238
附录二 名词索引	240
附录三 自测试题	244

图目录

图 1 《中华归主·中国语言区划图》	26
图 2 《中华民国新地图·语言区域图》	29
图 3 《中国大百科全书·汉语方言区示意图》	36
图 4 官话方言和东南诸方言分布比例示意图	37
图 5 中国政区	110
图 6 语言特征分布图的布点	111
图 7 官话方言分布图之一	112
图 8 官话方言分布图之二	113
图 9 汉语方言古微母字今读 m- 的计量分布	115
图 10 汉语方言古日母字的今读	117
图 11 粤方言古日母字今读鼻音声母的计量分布	119
图 12 48 处汉语方言古浊上字的今读类型	120
图 13 -m 尾韵在 48 个汉语方言中的分布	125
图 14 48 处汉语方言“五”字的读音（描写性地图）	127
图 15 48 处汉语方言“五”字的读音（解释性地图）	128
图 16 古微母字今读 m- 的同言线	129
图 17 古日母字今读 n- 的同言线	130
图 18 古浊上字同言线	131

图 19	-m尾韵同言线.....	132
图 20	“五”字同言线.....	133
图 21	五条同言线的综合.....	134
图 22	汉语方言的分组.....	135
图 23	汉语官话方言分布简图.....	138
图 24	《中国语言地图集》A2 图的官话方言部分.....	139
图 25	徽语分布图.....	140
图 26	晋语分布图.....	141
图 27	普通话基础方言分区示意图.....	142
图 28	官话方言入声分布图.....	145
图 29	官话方言“肉”字的声母读音类型.....	146
图 30	中部方言分布图.....	152
图 31	湘方言浊塞音、浊塞擦音的分布.....	153
图 32	湘方言去声是否分两类的分布.....	156
图 33	湘方言“虎”字的声母读音类型.....	157
图 34	湘方言入声调的分布.....	158
图 35	湘方言古入声字今归两类的分布.....	159
图 36	湘语次方言划分图.....	161
图 37	古全浊声母在赣方言里的今读类型.....	168
图 38	赣方言湘方言古入声字是否分化的地理分布.....	170
图 39	全国 48 处汉语方言古去声的今读.....	173
图 40	赣语次方言划分图.....	177
图 41	吴方言分布图.....	181
图 42	南部方言塞音塞擦音三分同言线.....	183
图 43	“打”字同言线图.....	184
图 44	吴方言中心区示意图.....	185
图 45	浙江、上海、苏南的汉语方言.....	188
图 46	安徽南部的汉语方言.....	189
图 47	粤方言分布图.....	194
图 48	全国 48 处汉语方言按古非敷奉母字今读 双唇塞音声母是否明显所做的分类.....	195
图 49	全国 48 处汉语方言按古微母字今读双唇音 声母是否明显所做的分类.....	196

图 50	广东省的汉语方言	200
图 51	广西壮族自治区的粤方言	201
图 52	平话的分布	202
图 53	客家方言分布图	211
图 54	四川、重庆的客家分布图	212
图 55	客赣闽粤古非敷奉母字今读 p p' 声母的计量分布图	214
图 56	“放”、“网”带 i 介音在客赣闽粤里的分布	215
图 57	客家方言的次方言划分图	218
图 58	闽方言分布图	223
图 59	闽方言“齿”字的声母读音类型	225
图 60	闽方言古非组字是否读 f- 的地理分布	228
图 61	闽方言的次方言划分	230
图 62	闽方言“家”字的韵母读音类型	231

表目录

表 1	汉语方言分区主要方案一览表	30
表 2	中古全浊声母在现代汉语方言中的对应字例	33
表 3	汉语七大方言的主要语音特征	38
表 4	辅音音标表	59
表 5	[辅音(非肺部气流)]	62
表 6	绍兴、南昌、梅州、合肥、北京、博山、红谷声调表	63
表 7	横塘、黎里、盛泽声调表	64
表 8	七大方言基本数词字音对照表	73
表 9	苏州音系调类与中古音对应规律表	76
表 10	苏州音系调类与北京音、中古音对应规律表	77
表 11	苏州音系唇、齿、舌尖前塞音、鼻音声母与北京话和中古音对应规律表	78
表 12	苏州话 əʔ 韵母与北京话和中古音的对应规律表	79
表 13	全国 48 处方言“尾”、“蚊”、“网”的读音	116
表 14	全国 48 处方言“耳”、“忍”、“肉”的读音	118
表 15	浊上字今读南部型 B 的具体情形	121
表 16	全国 48 处方言“痒”、“丈”的声调	122
表 17	杭州次浊上字今读阳去举例	123

表 18	三项早期音变在七大方言中的表现.....	123
表 19	对溆浦一带方言的归属处理	124
表 20	溆浦一带方言“同”、“洞”两字的声母.....	124
表 21	48 处汉语方言“南”字的读音.....	126
表 22	两项晚期音变在七大方言中的表现.....	128
表 23	官话方言古入声字的今调类	139
表 24	五项音变在七处徽语中的表现.....	143
表 25	徽语古微母字、日母字和浊上字举例.....	143
表 26	湘方言古全浊声母字今读举例.....	153
表 27	长沙、双峰、溆浦古全浊入字清化举例.....	154
表 28	新湘语古全浊声母清化的三种不同方式.....	154
表 29	湘方言古泥来母字今读举例	154
表 30	湘方言不分尖团举例	155
表 31	湘方言古影母字增生鼻音声母举例.....	155
表 32	湘方言古去声字分阴阳两类举例.....	155
表 33	湘方言古晓匣母合口字的今读分歧举例.....	155
表 34	湘方言古入声字今读举例	157
表 35	赣方言古全清、次清、全浊声母的分合关系举例.....	167
表 36	赣方言古全清、次清、全浊声母的分合关系举例（续）	167
表 37	古全浊声母清化一律不送气的赣方言举例.....	169
表 38	赣方言古入声字今读举例	169
表 39	赣方言古泥来母字今读举例	170
表 40	赣方言不分尖团举例	171
表 41	赣方言分尖团的方式	171
表 42	赣方言古影母字增生鼻音声母举例.....	171
表 43	赣方言古去声字分阴阳两类举例.....	172
表 44	赣方言古晓匣母合口字今读举例.....	172
表 45	部分赣方言古来母三四等字今读举例.....	173
表 46	部分赣方言送气与否影响声调分化举例.....	174
表 47	部分赣方言古透定母字今读举例.....	174
表 48	部分赣方言古知三章组字今读举例.....	174
表 49	吴方言塞音、塞擦音三分举例.....	182
表 50	吴方言“打”字的读音	184

表 51	徽语严州片“打”、“冷”读音举例.....	186
表 52	吴方言入声字和影母洪音字举例.....	186
表 53	粤方言古非敷奉母字今读举例.....	195
表 54	粤方言古微母字今读举例.....	196
表 55	粤方言古定母字今读举例.....	197
表 56	粤方言古全浊上字今读举例.....	197
表 57	吴方言和客家方言中的特例方言.....	198
表 58	平话古微母字今读举例.....	203
表 59	平话古日母字今读举例.....	203
表 60	平话古非敷奉母字今读举例.....	203
表 61	平话古上声字今读举例.....	204
表 62	平话古定母字今读举例.....	204
表 63	平话古晓匣母合口字今读举例.....	205
表 64	平话古溪母字今读擦音声母举例.....	205
表 65	客家方言古定母字今读举例.....	212
表 66	客赣方言古浊上字今读比较.....	213
表 67	客赣方言古非敷奉母字今读比较.....	213
表 68	客赣方言古宕摄合口三等非组字今读比较.....	215
表 69	客家方言古晓匣母合口字今读举例.....	216
表 70	客家方言古微母字和影云母合口字今读举例.....	216
表 71	客家方言分尖团举例.....	216
表 72	闽方言古知组字今读举例.....	224
表 73	闽方言和赣方言古知章组字今读的比较.....	224
表 74	闽方言古章组字读舌根音声母举例.....	224
表 75	闽方言古定母字今读举例.....	226
表 76	徽语古定母字今读举例.....	226
表 77	徽语古定母字今读举例(续).....	226
表 78	闽方言古非敷奉母字今读举例.....	227
表 79	客家方言、吴方言、粤方言古非敷奉母字今读举例.....	227
表 80	闽方言古匣母字读 k 声母举例.....	228

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方言的基本概念

一、语言和方言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和思维工具，又是文化的载体和重要组成部分。语言是由语音形式和语义内容约定俗成的语言符号根据语法规则按照语用需要构造而成的复杂的开放性层级系统。语言系统可以从语音、词汇、语法三个子系统入手，分别进行分析研究。这个定义的第一层意思告诉我们语言有什么作用，指出语言具有三大基本功能：交际功能、认识功能、文化功能。第二层意思告诉我们语言是什么东西，指出它是一个音义结合的符号系统。第三层意思告诉我们这个符号系统可以分析为语音、词汇、语法三个相对独立的子系统。

方言是语言的变体。语言和语言变体的关系是一般与个别、共性与个性的关系。这是一种共时关系，而不是历时性的衍生关系。一般是抽象的，它不能脱离个别而独自存在，只能存在于个别之中。个别才是具体的、现实的。人们日常使用的语言都是具体的，因而都是语言的变体。平常说中国人使用汉语，但汉语是一般意义上的语言，而不是具体的语言变体，因此，从学理上分析，上述说法并不准确。准确地说，每一个中国人日常使用的并非抽象的汉语，而是具体的汉语方言，例如北京话、上海话、广州话、厦门话，等等。

任何以个性相区别的同类事物中总是贯穿着一般的共性，语言变体也不例外，它具备语言的一切基本要素，因此，每个方言都有自己的语音系统、词汇系统和语法系统。不同方言之间，这些系统分别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差异。汉语方言之间最明显的差异是字音和词语，这种差异可以大到互相不能通话，这在世界语言中是不多见的。正如美国语言学家罗杰瑞所言：“北京人能听懂的广东话，一点不比英国人对奥地利土话的理解多。”（1995:2）因此，在西方学者眼中，“汉语更像一个语系，而不像有几种方言的单一语言，汉语方言的复杂程度很像欧洲的罗马语系。”（1995:165）

能不能通话是区分语言和方言的经验性标准，但并非本质性标准。同一个语言的方言之间即便不能直接通话，也还可以对应转换。一个流落他乡的人，在无法用母方言与

当地人交际的情况下，迟早会无师自通地学会当地方言。这种对应转换与第二语言习得完全不同，它无需另起炉灶、从头学起。早期来华的西洋传教士在学习汉语的实践中已经认识到“中国的各种方言毫无疑问是同出一源的”，“人们熟悉一种陌生的方言比学习一种新的语言要容易得多”。汉语各方言虽不能直接通话，但自秦汉以来就有了统一的书面语，中古以后又有了作为“正音”的读书音，后来又有了言文合一的标准语——普通话，无疑是同一种语言。因此，判断是语言还是方言，不能光看能不能通话，还要进一步看有没有共同的标准语和统一的书面语。实际上，印欧语系的一些语言也不是根据能不能通话的标准确定的。例如，瑞典、丹麦、挪威人说话基本上可以互通，但这三种话被定为三种语言而非三种方言。德国与荷兰边界两边的居民基本上可以通话，但德语和荷兰语也被定为两种不同的语言；而与荷兰毗连的低地德语与作为标准语的高地德语之间尽管通话难度大得多，却被定为同一种语言的不同方言。若以共同的标准语和书面语为标准，就不存在上述矛盾：瑞典、丹麦、挪威、荷兰、德国都有各自的标准语和书面语，低地德语（Low German）则与高地德语（High German）共用一种标准语和书面语。假如只看能不能通话，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的主要语言就都成了英语的方言，然而西方学者宁可称之为变体而不称为方言。其实，说到底，语言和方言的判断并不是单纯的语言学问题，也不完全取决于语言学家制定的纯粹语言学标准，最终往往根据国家、民族、族群意识来决定。语言与民族和国家虽然并非一一对应，但确有密切关系，因此，采用上述标准也无可非议，但对其他国家采用双重标准则不合常理。

综上所述，汉语各方言有着公认的标准音、统一的书面语和潜在的对应转换关系，理应视为同一个语言的不同方言。

语言不仅是交际工具，而且是文化的载体和重要组成部分。方言也不仅是语言的地域变体，而且是地域文化和族群认同的标志。因此，区别语言与方言不仅要依据其语言学属性，同时也要尊重其历史文化传统和族群归属。这两种判断标准通常是一致的，但有时也有不一致的情况，当这种情况发生时，常常是历史文化和族群认同的标准更容易被政府和民众所接受，语言学标准只能服从族群和文化的标准。

二、地域方言和社会方言

中国古代很早就有了“方言”这个词，指的是各地用语。两千多年前，西汉扬雄就著有《辘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东汉应劭将该书简称为《方言》，进而又在《风俗通义序》中将“方言”作为一个特定的词语来使用：“周秦常以岁八月遣辘轩之使，求异代方言，还奏籍之，藏于密室。”古希腊也有 *dialektos* (*διαλεκτος*) 一词，指一个地方的居民所说的话。英语 *dialect* 一词本义也指地域方言。可见，“方言”的本义是与地域联系在一起。

现代语言学将方言定义为语言的变体，首先就是指地域变体。语言是为整个社会的全体成员服务的。作为语言的地域变体，方言则为该地域的所有社会成员服务。因此，方言和语言一样，具有全民性。同一地域的社会成员存在着职业、阶层、年龄、性别、文化教养等社会差异，这些语言社群往往会形成各具特色的语言变体。这些变体不是由地域，而是由上述种种社会因素造成的，可以称为语言的社会变体。地域变体和社会变体都是语言长期在不同人群中通行而发生变异的产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地域方言的说法类推到语言的社会变体，后者也就被称为社会方言。其实，二者的性质并不相同，社会方言不具有全民性，也没有另外一套自足的语音、词汇、语法系统，因而只能依附于地域方言而存在。一个不会说某种地域方言的人，根本不可能掌握该地域的任何一种社会方言。社会方言之间的差异不在于语言系统，而在于某种可以标志阶层、职业、社团等不同社会群体的特别的口音、措辞、谈吐风格和某些数量有限的特殊用语。因此，社会方言实际上是地域方言的群体性语用变体。下面举几个社会方言的实例。

山西理发行业的行话是一种由职业因素而产生的社会方言。据侯精一研究，山西以长子县人为主体的理发行业作为一种传统的民间手艺已有几百年历史。地位低下的理发社群为了防备外人抢走自己谋生的饭碗，直到 20 世纪 60 年代“文化大革命”以前一直使用一种外人听不懂的行话。该行业的徒弟在学手艺的同时还要学行话，否则不能入行从业。山西理发社群行话的主要特征是采用二三百条浅显、形象的特殊词语，但语音上可以用各自不同的乡音。例如：苗儿（头发）、条儿（毛巾）、长条细（面条；路）、气轮儿（女性乳房）、顶盖儿（帽子）、气筒（鼻子）、车轴（脖子）、咯咯儿（吹风机；谐“鸡”叫声）、割不断（连；姓）、滴水儿（兵；谐“冰”音）、不透风（盐；谐“严”音）、圪*^①针（胡子）、圪*桩（躯干）、箩筐儿（腿；不包括脚）、老灵山（母亲）、一奶同（兄弟姐妹）、老昌*（中老年男性）、昌*灰*（中老年已婚女性）、灰子（媳妇）、龙棍儿（水）、水上飘（茶叶）、臭腿儿（袜子）、亮子（窗）、咬牙（锁）、溜*甘*（一个）、岳*甘*（两个）、汪*甘*（三个）、则*甘*（四个）、总*甘*（五个）、省*甘*（六个）、星*甘*（七个）、张*甘*（八个）、矮*甘*（九个）、泡*甘*（十个）、溜*干*溜*（一毛一）、溜*丈儿溜*（一万一千）。

20 世纪初，江苏常州方言的街谈和绅谈是因阶层不同而形成的社会方言。据赵元任研究，街谈为城里普通人所使用，绅谈则限于文人或官吏家庭，成为一种身份标志。二者的一项差异是连读变调有所不同。例如，“好佬”一词绅谈读作[hau⁵⁵lau²]，街谈则为[hau³⁵lau⁵]，而本地人并不察觉这两种连读变调有什么不同。

赵元任还发现，20 世纪 40 年代北京话某些儿化韵的分合按年龄的老少分为两派，

① 右上角加星号的字是用来代替本字不明或无本字的字音的方言同音字，下同。

老派从分，新派从合，例如：

老派

歌儿 [kɿr⁵⁵] ≠ 根儿 [kɿr⁵⁵]

街儿 [tɕier⁵⁵] ≠ 鸡儿 [tɕier⁵⁵]

样儿 [iar⁵¹] ≠ 燕儿 [ier⁵¹]

果儿 [kuor²¹⁴] ≠ 滚儿 [kuər²¹⁴]

新派

歌儿 = 根儿 [kɿr⁵⁵]

街儿 = 鸡儿 [tɕier⁵⁵]

样儿 = 燕儿 [ier⁵¹]

果儿 = 滚儿 [kuər²¹⁴]

据林焘等人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北京儿化韵的读音分歧不仅受年龄因素制约，还与文化程度、满汉身世、居住街区等因素相关。文化程度高的人、满族人、城区人儿化韵的合并率更高。但是，1949年以后进京的外省汉人则呈现从分不从合的相反倾向。以上各种社会因素的综合作用使北京话的儿化韵呈现出一幅错综复杂的社会方言图景。

黎锦熙早年发现的“女国音”是一种由性别因素造成的社会方言。20世纪初推广“国语”以来，北京一些有文化的女性青少年下意识地将舌面声母 tɕ、tɕ'、ɕ 发成舌尖声母 ts、ts'、s。例如，小心 [ɕiau²¹⁴ ɕin⁵⁵] 读作 [siau²¹⁴ sin⁵⁵]，新鲜 [ɕin⁵⁵ ɕian⁵⁵] 读作 [sin⁵⁵ sian⁵⁵]。这也是一种受性别、年龄、文化教养等多种社会因素制约的社会方言现象。

中学生是最活跃又最无拘束，因而不断创造新语汇的语言社群，当他们言不尽意的时候，就会比较随意地创造新词。据中国人民大学附中学生2002年的一项调查，北京的中学生或许觉得用副词“很”表示程度难以尽意，因而在校园用语中常常改用更“带劲”的词，例如：巨（好）、超（难）、狂（多）、怒（流行）、闷（有趣）、豁（厉害）。这些不规范的“中学生语汇”层出不穷，但大多不能持久，却构成了一种在中学校园相当流行的社会方言。

近年来，北京青少年女性又产生了一种有趣的社会方言现象，她们在与人交谈，对别人的话表示肯定或赞同时，常常用一个带特别语调的“对”字来应答。此时“对”字的发音并非单字音 duì，而是 duài，调值也比单字调低。值得注意的是，北京话里本来并无读作 duài 的字音，而发这种音的青少年女性读这个字的字音时仍然是 duì 而绝不是 duài。

社会方言的概念是在地域方言的研究过程中逐渐产生的。地域方言的研究是从对标准发音人的调查开始的。标准发音人 (NORMs) 指的是土著的 (nonmobile)、年长的 (older) 乡村 (rural) 男性 (males)。20世纪30年代，美国语言学家库拉斯 (Kurath) 绘制《新英格兰地图集》时突破这一传统，选择了几组不同年龄、不同教育程度，因而不属于 NORM 的发音人。后来的学者进一步模仿社会学、地理学、植物学和民意调查的方法，在城市人口中随意选取样本进行方言调查。于是，专门研究社会方言的城市方言学便逐渐从研究地域方言的方言地理学的母体中孕育出来。20世纪60年代初，拉波